

暮见与守望:雷平阳诗歌的乡土召唤

杨茂

雷平阳让我遇见了诗歌,雷平阳的诗歌让我认识了自己。

作为一名来自昭通的本土诗人,似乎只要雷平阳开始执笔,便被赋予了某种天然使命。然而,当我真正进入雷平阳的诗歌,却惊讶地发现,他的诗歌仿佛有永远的暮色,在无边的苍茫中窥见人生的踪迹以及神的训谕。

雷平阳对母语、文化、地方有着“山野土著式”的虔诚。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雷平阳只能用“经书”一样的祷告发声。他诗歌里的冷静、朴拙和沉暗的本质色彩让高山的亲人们,在黄昏下熠熠生辉。读雷平阳的诗歌,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从小生养我的乌蒙大地,自黄土地里迸发出的强大力量。它在那儿,召唤着离家的孩子早日还乡。

诗人雷平阳承担的,是把那阵回响带到我的耳旁。

我一抬头,坝子上的亲人们在等待着。

雷平阳在《亲人》中似乎无节制地宣泄着这份情,他的爱表现得狭隘又偏执。“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唯有这样的偏爱,才能让昭通母亲感受到。

我不禁回想在生养我的十八年的岁月里,她都太肃穆了,这个老母亲只是靠无言的劳作供养着我。看着我慢慢长大,然后目送我离开,始终不说一句话。十八年来,我饶恕了自己竟然从未好好看过她,没有好好爱抚过她。我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她的孕育的白鹤滩和向家坝,遗忘了老祖宗留给她

的盐津的五尺道和豆沙关,忽略了革命先烈们在镇雄、威信、彝良留下的历史痕迹。我暗自担心,我忽视了兄弟姐妹们的那些年,她会不会怪罪我。如今,我只想先走遍云南的每个角落,寻找我的云南记忆,只有借助它们,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然后,把根牢牢地扎在云南的土地上,我才能拥有足够的勇气向上生长,向外探索。

雷平阳“亲人系列”的诗歌自然避不开字字血泪的《祭父帖》,雷天良死后才算清了那笔糊涂账,最后才从雷天良变回了雷天良。诗人在诗歌中重生,回溯了雷天良因为疯狂地向往着生,所以肉体和精神上双重卑贱的人生。他似乎从一生下来就含着悲苦,“第一声啼哭便满嘴尘埃”“像老农父亲的父亲,心有不甘,隔了一代,又跑回来索取被扣下的盘缠”,雷天良的一生从此被打上烙印。老实卑微的农民一生不识字,字斟句酌地讲述苦难。

把干净的骨头放入脏水,洗了一遍。像一只田鼠,听见地面走动的风暴,主动跑了出来。后来经历饥荒,弟弟递到嘴边的肉,让他哭得毫无尊严。一个还没有嚼完黄连的人,一个想逃往天堂的人再一次被为生而生的生扯了回来,从此活在了墓地中。再后来,“我”回到家,叫他爹,他不理。走近他,发现他在洗伤口,“一盆的红,血红的红”,雷天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连“灵魂也走丢了”“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可事到如今,还要打什么呢?还能打什么呢?最后由弟弟给他关上了浮世的门。雷天良的一生,历经贫寒、饥荒,到头来,只有当灵魂出走,“浮世才如他所愿,等于零或比零

还小一点”,他终于静静皈依他耕种了一生的那方土地。《祭父帖》饱满深情地记述了父辈的苦难,荒诞而坚强,却也充斥着诗人作为一名儿子的追忆和遗憾。那个叫雷天良的人,尽管从未与之谋面,我却仿佛能透过文字看到这位父亲的轮廓,一个挥舞着锄头的农民,一个为了生而拼命挣扎的男人,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平凡又渺小的他,浓缩了一代土生土长的昭通人的影子,他们似乎活得卑微如尘埃,一辈子跟高原上的土地贴在一起。可是,正是这样的山川之下,孕育出了顽强坚韧的生命,他们毕生的追求是——活下去,好好活。他们只是恭敬地接受每日分配下来的累,他们平静地承受着生活带来的苦难和悲哀,然后等着第二天的到来。黄土上的亲人们啊,为生而生的,这份对生的敬畏,将穿透黄土和座座高山,延续到后辈们的生命里。

《背着母亲上高山》中,诗人从母亲的视角,再次回归乡土。“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浩浩历史长河,昭通人民在你的守望下长大,度过漫长岁月;最后,又站上这座高山,反过来守望着你,献出了自己一生的重量。回归这片乡土,所有的痛苦与不平都将在这里得到抚慰和消弭。雷平阳在诗歌中写道:“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时光,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那些自以为迈不过去的坎儿,都在她的慈悲下磨平,藤她的宽容和纯粹感化,一切终将释怀。我那不善言辞的老母亲,笨拙地开解着我,迎面吹来的风、

泥土的芬芳、粗犷的方言,让我在如同浮萍般飘忽不定的尘世,找到了歇脚之处。我的昭通,祖祖辈辈生活的乡土,一代又一代人延续着你传承下来的美德。他们平静地经历和接受,和这片坝子一起从容地承载着所有的苦难与美好。再借一支山歌,在群山间一遍遍回响。

昭通因沉寂而隐秘,也因沉寂而伟大。那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一方水土,在处于相对隔绝却又因此更加肃穆苍凉的高原地带,无言地塑造了厚道的昭通人民。他们敬畏着生命运行的准则,却也从未停止在高山黄土之间释放自己磅礴的生命力。高原气候孕育出的人民,天然有着坚韧刚强的力量,能够经受生命带来的厚重,也因此能够承载由它带来的欢喜。雷平阳在诗歌中所说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便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昭通人民生于高原,最后又化为草木尘埃反哺这片土地,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精神与信念滋养着后代,流经所有昭通人民生命的金沙江始终奔腾不息。

一路风尘仆仆,可兜兜转转,终究还是遇见了雷平阳的诗歌。如同途经金沙江畔,从里到外被洗刷干净,我终于看见自己身为昭通人的质朴属性。我是在雷平阳的诗歌里找到了归宿,汲取力量;山高路远,土生土长的昭通孩子,无论走了多久,还是要回到云南,回到昭通,回到母亲的怀抱。

此刻,隔着一百多公里的距离,我看见挂在枝头的昭通苹果,它们与故土的亲人们,向我发出了悠长的召唤。在苹果掉落之前,我要把它们全部接住。

花和叶:大地工程(组诗)

黄官品

窖藏体内的故乡

每次回乡下 酒后泡一壶茶翻出的泥巴
井底的月亮 旋转的陀螺墙头的草 鸟巢的蛋
将一群满额皱纹的人从褪色的村庄揪出来

白荡荡的水田 蛙鸣的夜空 模糊的课本
挂牛角的书包 紫红的桑葚 被搅浑的小河水
爬上红土墙黑瓦房的炊烟 一次次跑上天躲起来

一群群从稻田惊飞的麻雀 凭空追着一朵云
飞到晒谷场边的梨树上 忽起忽落
叽叽喳喳 反复试探 一顿日落黄昏的晚宴

梨园斑斓的落叶 一阵阵风信笺的催促声
预告冰雪的消息 无需意义的童趣和喊叫的快乐
一个个渴望迷茫的眼神 赋予草垛神性的光芒

那时 没有一个人会想象老了的模样
明天的风 会随树叶掉地上 还没出门的云雾
山崖阻断的低洼处 总流出一口口活命的水

用石头压在山顶的那朵云 已不需要故事了
用竹竿捅破的那块天空 已不需要缝补了
用月亮画的那个姑娘 已不需要嫁妆了

一场场 从头到脚渗透屋檐墙角的暴风雨
喊破嗓子的雷声 炸裂的闪电 冲了龙王庙的洪水
至今想起 那一群群逃不出弹弓石子的麻雀

一幕幕 扑棱棱地从体内飞出来
还原模糊了的乡愁 那些瓜熟蒂落的句子
拼凑的天空 兜里袖口的泥 苦的甜的平分

花和叶:大地工程

从立春到雨水 揭去贴关节的倒春寒膏药
万物进入由枯返青的时令 一只静卧云天的神兽
腾空跃出 布下大地怀春的一粟粟喜宴

春雨纷纷的原野 伸腰的灌木林 松口的江河水
山道旁浑身长满刺的黄连 火荆 棠梨
也捧出一脸苦笑的小花朵 一片欢呼声

谁也经受不住了一阵阵春风仰天浩荡的号角声
仿佛一夜之间 加载升级的天空和大地
让万物 步入生机盎然的程序

房前屋后 桃氏 梨氏 杏氏 李氏
左邻右舍 王家的女 李家的儿 张家的孙
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裙 一个个新来签到的客

二月的清晨 聚集邀约 成群结队的鸟儿
接受春风的请柬 春风的仪式 春风的啾啾声
原野一曲春风 大合唱荡漾于春天的枝头

左前方 白的红的云霞 右前方 粉的紫的童话
田间地埂 河岸果园 峡谷山洞 蓝天白云
一束束阳光的笑声 悬崖绝壁一页页青苔的问候

一场铺天盖地的伟斗争中 一草一木
在江河奔腾的诵经声中 泥土心领神会 拱手登坛
台前幕后 桃红梨白 换了人间的衣裳

送来花的芬芳 涌来叶的波浪 坡坡岭岭 山山水水
如此神圣的构图 大地的工程 蓬勃的生命
源于天意的花魂叶形 足印抹了秦砖汉瓦的痕迹

从城区到郊外 从田野到天边 填满天空的空白
唤醒尘世的花和叶 藏身节气的自然物象
谁也杜撰不了 复制不了 替代不了

人间大喜 蜜蜂蝴蝶上演一幕幕飞翔的戏
满天的风云 遍地的花叶 推出一个伟大的春天
除了雨水 什么都是天下多余的尘埃

撵人赶场的立春

关上冰雪的大门 开了一朵迎春花
鸟儿清晨的鸣叫声 摇醒光秃秃的草木
春风浩荡的大地 将万物从冰雪主宰的戏台
一个个拽出来 推向下一场戏

那些捆绑着稻草 挂着药水瓶的花木
被立春的风声 渐渐在街头叫停
满大街怀揣倒春寒阴影的人 抬头看见
抵达春天的桃花 自愧不如草木

如此汗颜的人 换上春风浩荡的礼服吧
站上新戏台 充当什么角色 该怎么出场
冻僵的身心 还躲在一场大雪的凛冽中出不来
张嘴或闭口 都不是春天的台词

尘世搅浑的镜像 肉体 and 灵魂的退化
让满世界跑堂的人 不知道明天抵达的地方
睡梦中的白桦林 在春风中翻腾起来
一地草木 竭尽所能地荒凉和繁盛

在与死的诉说中 必须撕去陈旧的门神
除夕 在一屋说话的酒和红灯笼
一个个倒立着的福字 一封封呐喊的爆竹
一张张忙乱的大脸小脸 跪接天地

村外山前的田野 疲于奔命的溪水
能唱会跳的蜜蜂蝴蝶 桃红梨白的台词
时有时无的雨水 扶着一张躬身大地的犁
怎么说 也来一场满身泥土的诉说

清逸薄荷

官风华

薄荷,栖居院角,低语心事。薄荷苍绿,可平息心底波澜,缕缕淡香,绵长久远。

薄荷内敛娇羞,身着绿纱,碧绿清透。摘一片叶子入嘴,满口清凉。紫色的碎花不起眼,素净无华,低调而与世无争。

薄荷优雅娴静地长在墙角地头,绿叶互生,淡紫的小花开在暮色里,香气薄凉如水。凉风轻掠过,鸟儿喳喳碎语,薄荷不为所动,从容坦然。

薄荷清香,如帐幔后怀抱琵琶的女子,风韵流泻。我摘下薄荷嫩叶,指间残留薄荷雅香,闻着舒心,岁月静美。

采几片薄荷叶,洗净冲茶,茶香氤氲,有一股空山鸟语、牧童吹笛的旷远幽香。手摇蒲扇,斜躺藤椅,看叶片沉浮,随意荡漾,慢品细嚼,浮躁消遁。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世远了,清浅流年,这清香的薄荷茶,薄荷粥便是简单的幸福。

煮薄荷粥时,汤色鲜翠,清香弥散。薄荷粥甜而不腻,粥汤染上沁人心脾的绿,如浅滩新芽,令人食欲大增。乡野生活,继续温馨,雅致而有禅意。

徜徉小城街角,常见树下有一女子叫卖薄荷糖,声音清如山泉,双眸深如清塘。篮里的薄荷糖晶莹剔透,条纹清晰,包裹着透明的糖纸,剥一块轻吮,薄荷香浸透肺腑,清爽滋味潮涌一股冲击味蕾,令人想起寂寞小巷、檐角瓦松、石板青苔。夕光濡染,暮色欢悦,烟火生活,妙处难与君说。

薄荷糕,跟青团色泽相近,清新爽口,提神开胃。瓷钵捣烂薄荷叶制好薄荷汁后,将糯米、粳米掺和,静置至米粒发酥,磨成细粉,盛入瓷盆中,加水糖、蜂蜜、薄荷汁,搅拌均匀,上锅蒸熟。也可用模子把生糕坯子上锅蒸,蒸出来的薄荷糕精致养眼。出锅的薄荷糕色泽淡雅,如碧玉雕成。轻咬一口,沁凉之感从舌尖上弥漫开来,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

“藜藿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就像一杯薄荷茶,一碗薄荷粥,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喝,慢慢地呷,与凡尘两不相碍,于清淡中品出原味,恪守本真,不亦快哉。夏日,有薄荷相伴,人被拉出尘俗,人和薄荷俱绿,温馨清凉,安稳恬静,时光充满诗意,市井生活绵软悠长。

小锅圈记

余在友

大雄古邦之西三十公里处有五德天坑群,有三景:大天坑、二天坑、三天坑,时人谓之“大锅圈、小锅圈、三锅圈”,其形似锅,故称“锅圈”。我幼时居小锅圈,印象极深,如今天坑被开发,记录些许感受。

小锅圈即二天坑,形如平底烙锅,锅边有山,山与锅似断实连,远望宛如厨子忙活厨事,又像客人待食佳肴。近观其状,酷似巨型鸟巢,如置身其中,又若蛙坐之井。由东而入,循石级蜿蜒而下,直达其底,但见翠萝绿蔓、茂林修竹,景色怡人。与大锅圈之磅礴大气相比,小锅圈娇小玲珑,峻秀奇特,幽深神秘。

地势平坦,崖壁四围。东有一旱洞,名营盘;西有一水洞,名阴河。营盘敞亮,可容千人,稍加点缀,堪比豪

宅。相传有军旅营盘,屯守此地,故叫“营盘”,其中之故垒残壁,见证着昔日的繁华与神秘。旁有民居,想当年牛欢马嘶,鸡鸣桑树,溪水潺潺,蛙声片片,人声鼎沸,炊烟袅袅,绿影幢幢,一幅桃源景象。自营盘往西行几十米,悬崖之下,即是阴河洞入口,名为阴河,实则为湖。阴河洞内光线昏暗,幽深朦胧,冬不甚冷而夏日更凉,令人神往。晴天,洞口阳光与岩影分际,冷热分明,于此举步,会觉一足尚在夏季,一足已至秋天。越往里行,气温越低,一路上有灰沙,沙有凹形,匍匐而下,轻轻一吹,渐露虫形,置于手上一动不动,这就是人称地牯牛的小虫,可作药用。路旁斜坡之上,一大石斜伸而出,似滚非滚,似落未落,令人惊叹。往前再行几步,有泉水飞流而

下,似串串珍珠,晶莹剔透,水滴石穿而成潭,潭水清冽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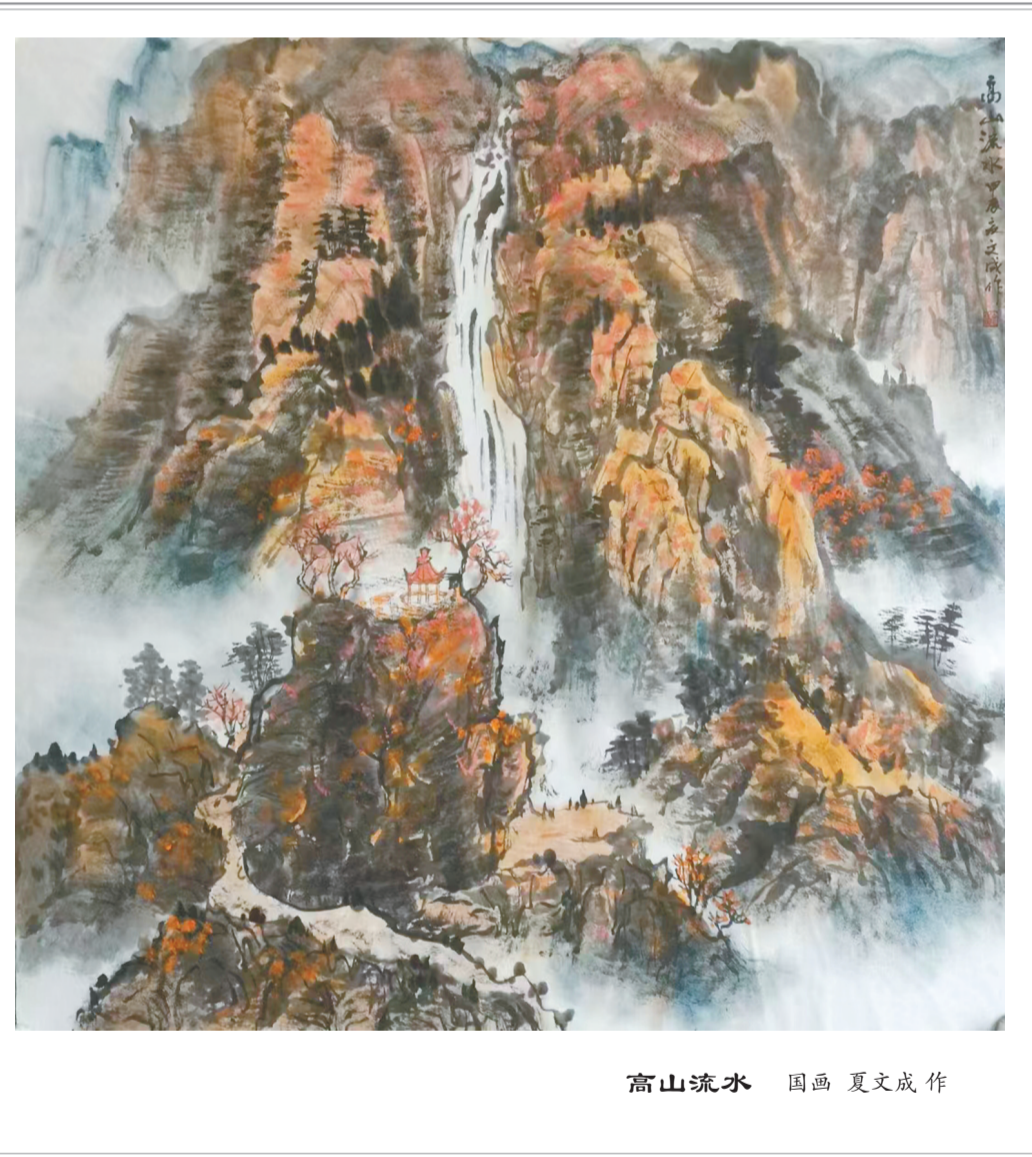
天坑内有湖,世之罕见。湖水平静,深不可测。有一年大旱,方圆几十里之人来此汲水,才见湖水微降,湖石浅露。湖面宽广,自盘古以来,阴河就像一位其妹之静女,数千年俟于此隅;又如小家之碧玉,藏于闺中人未识;还似一朵盛开之水莲,不任凉风而娇羞。湖岸一侧,山石遍布,形态各异,或乱石穿空,或神龟慢行,或老叟伫立,或怪兽狰狞。越过石脊,爬过罅隙,又见一空旷处,有溪水流出,叮咚作响,溪岸呈梯田状,层层叠叠,美不胜收。近处则是绝壁,绝壁之上林立之钟乳石巧夺天工、绚丽无比。

于洞内大呼,回声悠远而绵长。

一声声,一阵阵,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循环往复,不绝如缕,呼者震撼,听者动容。遥想传说舞家小伙子深情一呼“阿里古”,应成世上“我爱你”最长之回声,若与之相恋不得而化身此湖的汉家姑娘闻后也难掩惆怅。

彼之回声,穿越时空,久于心中回响……此中最适青年情侣,海誓山盟。距旱洞与水洞不远之西北角有一水塘,夏季涨水,塘水充盈,天热时,约三五友人来此戏水,一个猛子下去,个个秒变蛙人,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听说,有人见一巨蟒从塘中腾跃而出,向东隐去,以为蛟龙。仔细探之,塘中有缝,缝中有洞,洞洞相通,竟似东海之龙宫。

世之美无所不存,但缺见美之目耳!



高山流水 国画 夏文成作